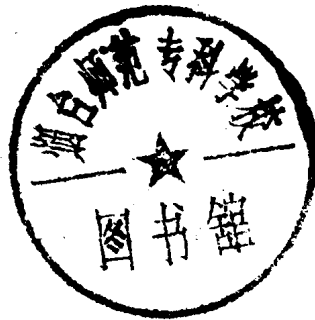


12567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輯



11.37
506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一年八月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日

編輯 凡 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寫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選輯所收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辽沈战役概述	杜聿明(1)
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	郑洞国(55)
锦州战役回忆	范汉杰(86)
辽西战役纪实	廖耀湘(103)
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	罗历戎(148)
平津战役蒋军被歼纪要	侯镜如 梁述哉 黄翔 刘春岭(160)
天津战役亲历记	林伟俦(173)
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	罗隆基(193)

附注

对《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三十辑二四六页

对《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

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三〇四页

辽沈战役概述

杜聿明

一 从陈誠的雄心勃勃到臥床发抖

当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軍已經击退了蔣介石数百万反动軍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蔣軍一百多万，迫使蔣介石轉入全面防御的时候，蔣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級高級將領及部队长如顧祝同、刘峙、熊式輝、湯恩伯、杜聿明等均对陈誠表示不滿。因为他自任參謀总长以来，飞扬拔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部队十八軍等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多予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騰，議論紛紛，造成大部分失业高級將領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蔣管区社会秩序敗坏，軍紀廢弛，曾流行着“軍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聞記”等所謂五毒，到处闖祸。蔣介石也漸漸发现陈誠既不得軍心，又指揮无能，就把蔣軍种种敗坏和失敗的責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軍事指揮权，由蔣亲自指揮。于是陈誠感到他当參謀总长，只能管补給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蔣介石私下埋怨。記得有一次我向陈誠請示时，陈滿腹牢騷地說：“你向老头子（指蔣介石）請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給司令，其他我管不着。”正当这时，各方

盛传陈誠将去东北。东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曾对我說：“陈誠这个家伙現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的消息說：陈誠在关內指揮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現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頂他，我們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①以后人民解放軍大举进行夏季攻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誠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及七月一日人民解放軍夏季攻势結束，反动派宣传“四平街解围大捷，消灭敌人十万”。七日蔣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八日我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陈誠十二日即赴沈阳，召开軍事會議，并到鉄岭向新六軍“授勋”，以資拉攏，^②这时，东北行轅主任熊式輝認為陈誠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連上蔣介石七封信辞职。据熊以后在上海对我說，蔣一再复信撫慰，勉以国事为重，繼續主持东北，决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說：“我得到蔣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軍經武之际，忽然蔣令陈来接我的事，給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認為蔣是一个权謀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誰同他再卖命。

① 陈誠在一九四七年四月間派了一些特务到东北大肆宣传熊式輝，杜聿明等贪污腐化，并从各方面搜集証据，企图借此将熊、杜赶出东北，而他自已到东北去主持作战，打几个胜仗，以挽回在蔣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熊、杜为防止陈誠的攻击，就先发制人，大加整頓、惩办贪污，沒收了东北中正大学教务长（以后任校长）余协中私人接收的紙厂，取消了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壁生的职务，以赵家驊兼代，以掩飾自己的弊端，平息輿論譴責，使陈誠无从借口攻击。

② 在蔣軍四平街保卫战中，杜聿明曾以陈明仁等守四平街有功，周福成等解围四平街得力，請蔣介石发給陈明仁青天白日章，发給周福成等云麾章。新六軍这次因未照杜的命令完成任务，未請頒发，所以陈誠才又乘机拉攏新六軍，亲来补授勋章。

你看我四月間得到的消息不錯吧。我原来就防蔣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說：“陈誠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蔣面前失掉的信用。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匪’不是陈誠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換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領寒心，你等着瞧陈誠这个小鬼的好戏吧。”熊談得非常憤慨不平。

八月初陈誠忽然秘密赴沈接替熊的东北行轅主任，^①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銷，独攬东北党政軍大权。七日，美侵华头子卫德迈到沈阳与陈誠晤談竟夜。这时，在蔣家王朝中有一些反对陈誠的人，認為他到东北去是得到美国主子卫德迈的大力支持，預料将来美援經濟物資和軍火，蔣介石将尽先供給东北，妄想陈誠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将东北交給罗卓英，陈誠仍回南京任參謀总长，但誰也不相信他在东北比熊式輝更搞得好。同时也談論当时的中国是蔣氏的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蔣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誰也不会信任。

陈誠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匪，建設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銳意整軍，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九个保安区司令及十一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編为四个軍（新三軍、新五軍、新七軍、新八軍），把騎兵支队扩編为騎兵师（三个旅），又将青年軍第二〇七师扩編为第六軍，并从苏北調第四十九軍王鉄汉部到东北，另調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連同原东北蔣軍新一軍、新六軍、十三軍、五十二軍、五十三軍、六十軍、七十一

① 郑庭笈所写：《蔣軍辽西兵团的复灭》一文中說：“一九四七年八月派其參謀总长陈誠至东北代杜聿明（見文史資料选輯第十三集四十一頁）”，与原来事实不符。杜聿明是七月八日因病离开东北，已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交給郑洞国，陈誠八月初到东北是接替熊式輝、郑洞国的职务。

軍、九十三軍等八個軍共達十四個軍之多。（在人民解放軍冬季攻勢以後，熱河之十三軍撥歸華北“剿總”傅作義指揮。）他又增加了炮兵、戰車、汽車等部隊，妄想集中優勢兵力與人民解放軍決戰。

另一方面，排除異己：撤換遼寧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將第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五十二軍軍長梁愷、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劉玉章及東北各保安支隊司令，改由陳的心腹接替。據趙家驤於一九四八年三月間來上海對我說：當時曾有對陳誠好心好意的東北人對陳建議說：“聽說總長將東北各保安支隊司令撤換，有許多部隊會叛變投向共產黨的。”陳反駁說：“誰要投匪，就讓他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繳他的槍。”口氣真是不小。

當然，陳誠在東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別人做不到的有利於蔣介石王朝的事。他將東北蔣軍正規軍九個軍擴充到十四個軍後，就大加整肅軍紀，懲辦黨政軍貪污人員；如查辦汽車兵團團長馮愷，逮捕前日本俘僑管理處處長李修業等；並到處取締散兵游勇，將東北無聊軍人田湘藩監禁法辦，高立人驅逐出境。一時東北人心也有些振奮，認為陳誠是有辦法的。

十月，東北人民解放軍發動秋季攻勢，先後消滅陳誠部隊將達十萬人，把陳誠吓得胆戰心驚，無所適從。這時沈陽人民謠傳着一句諷刺陳誠的歌謠說：“陳誠真能干，火車南站通北站”。當人民解放軍秋季攻勢結束，正“利用每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①之時，冬季攻勢尚未大規模發動（其實人民解放軍冬季攻勢已在十二月十五日開始），陳誠的氣焰又囂張起來，曾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發表元旦告東北軍民書，侈言“目下國軍已完成作戰准

① 見《毛澤東選集》四卷第一二四八頁。

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誠这一反动计划刚开始进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一月七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五军，并活捉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这时吓得陈誠手足失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八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誠将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众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六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去解新五军之围。其实据陈誠的副参谋长赵家驊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对我說，自一九四七年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誠心战胆寒，他并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在一月初連續发动攻击。当陈誠的所謂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人民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誠已沒有一九四七年秋初到东北时的张狂气焰，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赵說：“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誠看到連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誠时而想讓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讓陈林达退，犹疑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六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誠下一道命令是比较简单的，而一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紙上談兵，划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調到沈阳的。新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間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陈誠这种举棋不定优柔寡决的情况下，即使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就在公主屯动摇不定，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军击破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

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責罵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說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蔣、陈二人覺得他們想借端懲办廖、李二人以維持陈誠“面子”的詭計无法执行，尷尬异常。爭吵到最后，据当时参加會議的郑庭笈对我說，陈誠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說：“新五軍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揮无方，不怪各將領，請‘總裁’按黨紀國法懲办我，以肅軍紀。”蔣介石接着說：“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結束后再評功过。”會議就这样結束了。

蔣介石离席后，陈誠接着对各將領說：“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攻到沈阳来的話，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以表現他对“党国的忠貞”。

会后蔣介石召見各將領点名，勉励各將領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匪”任务。

蔣去后，陈誠見东北解放軍冬季攻势未停，接着就叫他的老婆譚祥(又名譚曼意)去南京搬請宋美齡求蔣介石将他調回南京。譚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齡打动了蔣介石的心，想把陈誠調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蔣囑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蔣介石即指使张群、顧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說：“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贊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計，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譚祥为了急于挽救他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說：“东北‘共匪’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窩到处鑽，夜里鑽到后方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請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韓权华以后对我說她当时听了这話，覺得“有利有权你們就爭，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誠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軍高級人員对陈誠在东北被人民解放軍吓跑，成为笑談的中心資料。有的說，“陈誠初来东北气势凶凶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說：“陈誠人小鬼大，他說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騙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簡直是騙子，有誰相信这个騙子呢？”不久，蔣介石也找我到南京去。我想外界傳說陈誠是被共产党打得昏倒了，並沒有特別的急症。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誠是真病还是假病。当即打电话到陈公館說，“我想去看陈总长”，他的副官說：“总长有病不会客”。我又想要在蔣介石底下做事向上爬，可不能得罪陈誠，不管我們之間有什么矛盾，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他，于是决心去一趟，他見就見，不見就写一张名片，反正礼多人不怪。一到陈公館，可巧他的副官不在，門口的卫兵接了名片要我等一等，然后带我进去。我見陈誠滿面紅光，比一九四三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腸潰瘍病时^①的精神健康还好得多，不象个病人。我当时想陈誠眞是被共产党吓倒的，当然他病是有的，但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急病。这时蔣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誠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誠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陈見反对之声日益盛囂，于是又改变手段，想接見东北人士，加以拉攏。他于十六日奉蔣命电邀东北軍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紳张元

① 一九四三年陈誠在昆明为了奉承他的美国主子，經常举行酒会招待美軍顧問，十月間有一次吃酒过多，十二指腸潰瘍，当时消瘦异常，臥床不起，以后治好，經常吃一种流質食品。据一九四六年秋間陈誠对我說，他吃这种食品营养足，每一个鐘头吃一次可以保证十二指腸不会发生問題，可是每天要花十几元美金。

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討东北問題。并为他自己失敗作辯护掩飾，这也說明陈誠当时的病并不严重，尙能接見这許多人討論东北問題。以后陈誠見到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請假赴美治病，借避輿論指斥，并經蔣介石批准。

陈誠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四月間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間，盛传陈誠要赴美治病，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軍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內）不約而同地大喊：“杀陈誠以謝国人！”“不讓陈誠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誠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白听到罵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們不要听軍队的伙食怎样，我們要听各战場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編山东伪軍，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請政府杀陈誠以謝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鷺說：“諸葛亮揮泪斬馬謖，我們要求蔣主席演这齣戏。”于归說：“中央‘剿匪’采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象陈誠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嗎？”

陈誠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搗乱”，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陸軍医院，以治十二指腸为名，躲藏起来。

二 蔣介石、卫立煌間的矛盾

如前所說，卫立煌本人并不愿去东北，由于各方面的劝說，他才允許前往看看再說。

卫立煌去东北时，蔣介石写一封亲笔信給陈誠，要陈誠等卫立煌把东北情况摸熟后再离开。一月十七日，蔣介石即明令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轅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专負东北軍事全責，但

东北行轅主任仍由陈誠兼任，而不常駐东北，由卫立煌代行主任职权，以顧全陈的面子。二十一日卫立煌由南京飞北平，与李宗仁、傅作义商談，次日由平抵沈。据聞总部人員大部由东北行轅調用，該部成立后行轅业务縮減，改为三組，分掌軍事、政治、經濟，由董英斌、董彥平、彭济群分任組長，彭并兼秘書長。陈誠向来到哪里，哪里就一把抓，机构臃肿龐大，无所不包；而一旦交給別人即必須削減权力，縮小編制。卫立煌到东北代理行轅主任时，行轅的編制削減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蒋介石急于想以卫立煌到东北去，也不能不給与一定的权力，首先是将东北党、政、軍大权完全交給卫，其次允許将陈誠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約四个軍全部恢复充实，第三由关內增兵若干，并充实兵員补充装备。卫到东北后即注意恢复部队、补充整訓。

这时人民解放軍冬季攻势繼續进行，于一月二十六日解放新立屯，歼灭四十九軍二十六师。二十九日解放沟帮子，三十日解放盘山。陈、卫皆以东北形势吃紧，急派罗卓英于三十一日赴北平，当晚与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冀辽热边区司令官范汉杰等举行會議，商討华北与东北換防問題。二月一日會議結束，罗卓英同范汉杰返沈，向陈、卫汇报。陈誠以向北平乞援无望，而人民解放軍在辽南繼續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势，即于二月五日悄然离沈飞回南京。据郑洞国回忆說：“陈誠被人民解放軍吓得逃回南京时，还拉着郑一同到南京，希望郑在蒋介石的面前为他作証，証明蔣軍在东北的失敗，是各將領不服从命令，而不是他指揮失策。当晚蒋介石单独約陈、郑吃飯，陈即向蒋介石講了东北各將領的許多坏話”。一月六日人民解放軍解放辽阳县城，歼灭暫編

五十四师全部。九日人民解放軍打到沈阳城南郊白塔堡附近。蒋介石为整肃軍紀，命令卫立煌于一月二十七日就地枪毙放弃职守的四十九軍七十九师师长文礼。二月十二日蒋介石令卫立煌兼代东北行轅主任。十九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沈阳外围据点的法庫县城，歼灭新六軍暫六十二师全部，又解放东北鋼鐵基地的鞍山市，歼灭五十二軍第二十五师全部，活捉师长胡晋生等。

自卫立煌到东北后，采取一种穩重态度，不管人民解放軍打到什么地方，如解放新立屯、盘山、辽阳、法庫、鞍山等城市，守軍部队长如何地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軍的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动，并說“解放軍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的，我們不能上解放軍的圈套”。

这时蒋介石見卫立煌在东北不出沈阳一步，就一变原来支持卫保全东北的諾言，要卫留五十三軍及二〇七师守沈阳，将主力从沈阳撤至錦州，急派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罗泽闡及副厅长李树正去东北与卫协商。当时卫坚决反对，并派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于二十三日同罗、李等人一同赴南京，二十四日飞牯岭，向蒋介石申述意見。卫以人民解放軍已占領錦州、沈阳間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及大部隊皆无法通过。蔣軍在沈部队残缺不全，非經過相当时期的整补，一出沈阳即有被消灭的危險，仍拟坚守沈阳，待部队整补完毕后，再相机打通沈錦路。但蒋介石不同意卫的主张，仍令郑洞国回沈要卫立煌即打通沈錦路，将主力撤至錦州。蔣說：“革命軍北伐时有革命精神，以少胜众，北伐成功。樊鍾秀以万余人能由广东一直打到河南。我們黃埔軍隊为什么不能打到錦州？”蔣交代郑要卫立煌放弃永吉、长春，将沈阳主力打通沈錦路撤到錦州。郑于二十五日即返沈阳复

命。从此蔣卫間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銳。

郑洞国返沈后，卫立煌即召集各将领开会，大家一致贊成卫的计划，而主张不实行蔣介石的计划。其中尤以廖耀湘、赵家驤、罗又伦等主张最力。于是卫再派赵家驤、罗又伦赴京見蔣，陈述利害得失。二十八日，人民解放軍又解放开源。同时，人民解放軍聶荣臻部三个旅，从冀东經兴隆、平泉向热东凌源前进，以截断蔣軍辽热交通，进攻錦(州)榆(山海关)。

据罗、赵二人見蔣介石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初到上海对我說：“这一回算把老头子說服了”。蔣介石承認：“卫在东北暫保現狀，加紧补充訓練，一俟部队整訓完毕，再由沈阳、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錦路，将主力移到錦州。”当时我也表示同意这一方案。

三月初罗、赵等返沈后，将蔣介石的指示向卫陈述，卫以人民解放軍越打越强，分散孤立的小据点势将被人民解放軍吃掉，即决心放弃永吉，集中长春固守，命郑洞国、赵家驤飞永吉下达命令指揮撤退。这时梁华盛已离长春，卫令郑在长春指揮部署，以策应人民解放軍的进攻。郑在长春部署完毕后，即飞返沈阳。

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人民解放軍解放永吉，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十三日人民解放軍解放四平街，歼蔣軍一万九千余人。至此人民解放軍在东北发动的冬季攻势已告一段落，共歼蔣軍十五万余人。这时在东北的蔣軍，只剩下长春、沈阳、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等几个孤立据点。沈阳、长春軍民补給全靠飞机运输。而中航公司，自三月八日起决定每日只有四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同时，卫打算赶快将向东北增調的部队及补充兵員运到葫蘆島登陆，另在錦州以及沈阳附近抓捕大批青年壮丁将部队补充齐全，加紧訓練，以期长期固守沈阳。

可是蒋介石当时的方针，却与卫完全相反。他不从当时客观上的敌情、地形、敌我状况来确定方针，而是从他的主观愿望出发，始终未忘将沈阳蒋军主力撤至锦州的想法。他又召见卫立煌拟亲自说服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卫于三月三十一日中午过北平，在机场与傅作义长谈后，即由平飞京，当晚见蒋介石汇报东北情况，翌日上午十一时蒋介石再度召卫谈话。据卫的补给司令刘耀汉于四月初来上海对我说，卫到南京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见卫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一再要卫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少数部队防守。卫以部队残破未加整训完成，不可能打到锦州，反而有被消灭的危险，坚决反对。蒋唉声叹气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能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说他从来未看到蒋有这样的窘态表现。于是卫就对蒋说：“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蒋介石说：“好！好！只要你对于部队补给有办法，也可以照你的意见暂时不撤到锦州。可是一旦补充整训完成，仍要赶快打通沈锦路。”卫承认了，回来对刘说：“我把东北的补给包下来了，明天请你到美军顾问团去请他们帮忙运输……。”刘接着说：“我第二天陪卫先生去拜会了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同意原则上尽量协助卫在东北剿灭‘共匪’。于是卫到十一时再去见蒋委员长，委员长也答应照卫的计划先巩固长春、沈阳、锦州三大战略要点，待部队整训完毕，再主动攻击敌人，打通沈锦路。这样委员长的顾虑解除了，卫也很高兴，打算回去好好地整训部队。东北物资丰富，大有可为。不知陈诚为什么将东北搞得这样糟，东北党、政、军人员都骂陈诚：‘未打仗前他比谁都厉害，打起仗他比谁都松。’卫先生初去时，每天

都被打，現在局勢轉好了，穩定下來，將來美軍供應的物資運到，衛先生就有辦法的。”又說衛交代後，他在南京同美顧問團交涉了兩、三天，一切裝備補充運輸補給的辦法都同美方各部交涉妥善，他在上海家中看看就回沈陽去。^①

五月十一日美軍顧問團為了進一步支援衛在東北的反人民戰爭，曾由美顧問團團長巴大維親率美顧問及譯員九人赴沈視察，並會見衛立煌，十二日視察撫順，十三日始返南京。據鄭庭笈回憶說，美顧問團這次視察時，廖耀湘、李濤和他親自陪同視察新六軍二十二師部隊。該師當時表演輕重武器射擊，和各兵種聯合演習。除了美、衛間秘密交涉他不了解外，公開宣布的主要目的，這次來沈陽是（一）視察飛機場的設備大小及容機量；（二）找倉庫，準備運輸十個師的美械裝備，預定在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運到；（三）視察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及二〇七師等美械裝備部隊，準備將超過年齡的輕重武器加以更換。視察後有一天衛立煌對鄭庭笈說：“十個師的裝備來到就有辦法了。”

衛立煌經過這次到京，既未屈從於蔣介石，反而把蔣介石說服了，又得美軍顧問團的大力支援。衛回沈後，兵員裝備給養源源而來，為著實行他長期固守長春、沈陽、錦州，銳意經營東北的計劃，每天整軍經武，加緊訓練，規定各軍師間互相觀摩，取長補短。衛也不斷親到各軍視察，參觀新六軍、新一軍在沈陽附近的陸、空聯合演習，七十一軍在巨流河的防禦戰鬥，四十九軍的射擊教育和近

① 劉耀漢是留美學生，在抗日戰爭期曾在外事局任翻譯官，經常與美軍接洽，擔任蔣美間翻譯。當時劉尚有狹隘愛國主義思想，人又善于應變，深得美蔣雙方信任。

距离战斗演习。有一次卫和郑庭笈及工兵指挥官李賢视察沈阳铁西区各据点工事，计划扩充沈阳、锦州各机场，加紧修建锦西机场。对于撫順矿油厂亦大加投资经营。

卫在东北整训一个多月之后，至五月初，蒋介石又令卫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这时卫当然不同意，即派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剿总”参谋长赵家驊、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代表他赴京见蒋，申述利害，请示机宜。据廖耀湘说：“五月初我到南京见蒋介石时就已知道蒋介石决心把沈阳国民党主力撤到锦州，只留五十三军与二〇七师守沈阳。其余各军及特种兵团（战车、炮兵、装甲车、骑兵等）统编为机动兵团，归我统率，随时准备行动。但卫立煌反对，他反对的动机如何，这里就不必谈了。”廖返沈后，卫、廖之间也发生矛盾。廖急于想成立机动兵团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卫怕廖将沈阳主力拉走，坚决反对，于是这个机动兵团始终未能成立。十八日蒋又召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城防司令梁华盛陈述沈阳战局，接着蒋介石再召第七兵团司令刘安祺赴京述职。据梁华盛事后到上海对我说：蒋介石的意见仍然是为了急于打通沈锦路，将主力撤到锦州；他认为不可能，刘当然不敢接受蒋介石的这一任务，谁接受这一任务谁就会被吃掉的。

蒋介石这时见东北各将领，上自总司令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这一方案，于是决定将一月间成立的冀辽热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移到锦州。^① 蒋要范汉杰到锦州时曾对范说，要范准备打通沈锦路，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并由山东抽调第九军黄淑部及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两个军由葫蘆島登陆归

① 原来冀辽热边区司令部设于秦皇岛归华北剿总及东北剿总双重指挥。